



霜叶知霜降

■田雪梅

秋风染树林。大自然仿佛被加了一道魔法,叶子们变得绚丽多彩、美丽动人。

风霜浸染的叶,更加敏感,更早期地感知到秋的变化。它们一天换一个模样,一天变一个姿势,时刻准备着,迎接一季的落幕。

叶,有的火红,如簇簇火焰般燃烧着;有的金黄,似一把把金钥匙在阳光下闪烁;还有一些来不及褪去深绿的衣裙,宛如一枚枚碧玉。它们在风中翩翩起舞,将林子装点得如诗如画。

风来得更勤了些,雨更寒了些,这是秋天的气息,也是冬天的前奏。霜降时节,大地逐渐被寒意所笼罩,叶子们却用自己的方式迎接寒冷的降临。它们悄然发生着变化。光洁圆润的脸颊逐渐失去生机,颜色变得暗淡,质地变得脆弱。风霜凛冽,它们不再翩翩起舞,而是纷纷飘落,轻轻地覆盖在地面上,完成一年的交接仪式。

风霜浸染过的叶子,它们是林中的守望者,是大自然的预兆者。它们感知到了季节的变化,默默地为大地带来了温馨和安宁。当大地进入霜降时节,万物都开始入冬休眠,这些叶子却成了大地的眼睛,继续守望着一切的变化。

风霜浸染过的叶子,随风打着旋儿,无声地诉说着生命的故事,倾诉着岁月的轨迹。它们或许不如花朵绚烂,不如春风温暖,但它们坚韧执着。它们守望着大地,见证着季节的更迭,给予我们力量和思考。

我轻轻地捡拾几片色彩斑斓的叶,夹在我的日记本中,它们的质地,它们的凉意,它们的脆弱,无不在见证着时间的流转、季节的变迁,警示我们珍惜每一个美好的瞬间,因为它们转瞬即逝。

正如这些叶子一样,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和风霜的磨砺。我们在时间的长河中,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和无常。然而,正是因为这些经历,我们更加珍惜眼前的时光,更加感慨生命的美好。与其埋怨岁月无情,不如积极去拥抱所有的经历,让它们成为我们成长的助力和智慧的源泉。而我,也愿意像这些风霜浸染过的叶子一样,用一颗诚挚的心去感受生命的美好。霜叶知霜降,是对季节更迭的一种告别和迎接。秋天的离去,冬天的到来,通过叶的变化,大自然向我们展示了时间的流转、季节的更替、生命的脉络、岁月的流逝。无论是风霜的洗礼还是岁月的积淀,都是生命的馈赠。让我们珍惜它,拥抱它。

■吴婷芳

霜降时节,趁着闲暇,看望许久未见的祖父母。还没跨进小院,就见院墙里高耸而出的柿子树上,早已挂满无数只红彤彤的小灯笼。迎着风,圆鼓鼓的小脑袋左瞧瞧,右看看,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

院门半掩,推门而入,便见二老在树下忙碌着。肥胖的祖母立在树下指挥,高瘦的祖父遵令而行。只见祖父手举一根大竹竿,竿顶上绑着专用套子。祖父把罩子套在柿子上,轻捻几下,“咔”的一声,小树枝被夹断,柿子立马滚到罩子里去了。一个指挥,一个摘柿子,二老的合作倒也很默契。但没多大一会儿,指挥的老妪就手乏了,摘柿的老翁就颈僵了。

祖母便走到旁边的椅子上,准备坐下休息会儿。突然她的余光瞥见了院门旁的我。“锦丫头回来啦。”祖母忙拍了拍身上的灰尘,双手在围裙上揉搓了几下,而后朝我走来。祖父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,咧着嘴朝我笑了笑。“锦丫头,你今天咋有空回来?快,老头子,把家里捂熟的柿子拿过来。”祖母吩咐道。

说罢,祖母拉着我在院内坐下,祖父也端来捂熟的柿子。“快吃吧,小时候你可是最爱吃柿子了。前几天你祖父就摘了些,都给捂了起来,想着周末给你们送去哩。”祖母笑着将柿子递到我手中。

捂熟的柿子软乎乎的、圆润润的。我轻轻剥开柿子皮,放在嘴边,轻轻一咬,快速一吸,满嘴的软蜜。

“锦丫头,好吃吧。回头让你祖父给你多装点带到城里,咱自己种的柿子,水头足,甜味浓。你们都忙,没啥空回家。”祖母边说边剥好一个柿子递到我的手中。

霜降柿子红

看着眼前的祖母,额前的头发已然全白,脸上的皱纹已然更深了,还有几块代表着上了年纪的老年斑,爬上了她的眼角。抬眼望去,还在摘着柿子的祖父,已然被岁月压弯了腰。我的心里不禁一酸,原来不知不觉间,他们已经老了许多。

小时候和二老一起生活时,祖母的头发还没有这么白,祖父的腰也没有这么弯。那时老两口还承包了几亩地种柿子。霜愈重,柿愈红,趁着十天一次的市集,祖父定会骑上三轮车去卖柿子。三轮车后座放上几筐柿子,再放上一张小板凳。祖母坐在小凳上,我坐在祖母的腿上。卖完柿子,有了进账,祖父会给我买两块紫米糕,再买上一袋京果儿,我吃着别提多香了。

后来我去了外地读书,便只有寒暑假才来看二老一趟,可我每学期都会收到二老给我寄去的包裹。霜树著红尝柿时,祖母会将柿子制

成柿饼,邮寄给我,让我尝到家乡的味道。

我回到市里工作后,本该多些时间去看二老。我却总有着诸如工作忙、孩子要上辅导班等借口,便也难得回去看看二老。反倒是他们,隔上一段时间就会坐公交车,给我们送大米,送蔬菜,送鸡鸭,送我最爱吃的柿子。

想想想着,一时间嘴里吃着的是甜甜的柿子,心里却渐渐溢满酸楚。秋霜染红了柿子,也染白了他们的头发,可我先前都未曾留意。我认为他们对我的好,都是理所应当的,却从未想过他们会老去,需要我们去爱。

秋深露更冷,叶落秋渐霜,当霜降来临,秋天便在凛冽的寒风之中渐行渐远了。我想在霜降给秋天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的时候,也能够给二老带去初冬最虔诚的祝福,就如这火红的柿子般氤氲着幸福的味道。



二十四节气之霜降 (视觉中国)

乡下的霜降

■司德珍

时光匆匆,季节辗转。一转眼,秋就走到了霜降时节。

明代诗人郑茂在《都门霜降日作》中写道:“风雨连朝动客愁,笳声呜咽满边楼。卷帘何事看新月,一夜霜寒木叶秋。”诗人的霜降,恰逢风雨交加。他触景伤情,字里行间透露出无限的惆怅与凄苦。而乡下人的霜降,不仅没有惆怅,反而热闹繁忙得很。

俗话说:“霜降至,收获忙。”到了霜降,秋收秋种都进入了冲刺期,人们忙着收获,忙着耕耘,忙得不亦乐乎,哪有工夫去伤春悲秋呢?

霜降的忙,要从棉花看起。“霜降不摘棉,霜打莫怨天。”九月里,棉桃绽开,一蓬一蓬的白在阳光里泛着光芒,像碎银一样,白花花一片,隔着老远就能望见。这个时候,棉

田里站满了拾棉花的人。人们要赶在霜降前夕,把田里的棉花拾回家去。拾棉花的时候,每个人的腰间,都系着一个布兜子,沿着棉花垄走一趟,左边抓一把右边抓一把,用不了多久,布兜子就鼓鼓囊囊的了,像个大肚子晃来晃去,煞是有趣。人们把拾来的棉花摊在院门口晾晒,家家户户的门口都有一大片洁白的云朵。

霜降时节,乡下秋收的热闹除了拾棉花,还有刨红薯。“寒露早,立冬迟,霜降收薯正当时。”儿时的记忆里,刨红薯是一场轰轰烈烈的“战斗”,一家老小齐上阵。母亲通常是这场“战斗”的冲锋者,负责割。她挥舞着锋利的镰刀,将缠绕生长的地瓜秧一一割下,露出泥土。父亲则负责刨,他握紧锄头,高高扬起,又重重落下,一窝窝的红薯就被刨挖了出来。我们孩子也不闲着,跟在父亲后面,负责把那些刨出来的

红薯捡拾到一堆。每个人的手上都沾满了泥土,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欢笑,到处都是派丰收的景象。

老话说:“庄稼老汉不知闲,放下锄头拿扁担。”地里的农作物才刚收获完毕,农人们就开始为下一茬的庄稼做准备,犁地翻地,浇水施肥。霜降时节,是种小麦和大蒜的最后时机,勤劳的乡人们又怎么舍得错过秋天的尾巴呢?他们行走在松软的土地上,播下生机与希望。大片的田野,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换上了新装,褐色的,沉稳的。种子们在泥土下积蓄着力量,等到来年,开启一轮新的蓬勃。我的父老乡亲笑眯眯地站在田边,任脸上的皱纹挤作一团盛放的菊花。

我走在乡间的小路上,感受着这样场景里的霜降,内心温热且从容。想想看,还有什么比乡下的霜降时节更令人动容呢?